







宗伯集卷之四

北海鴻

琦月韞著

晉江李廷機爾張校

門人莊天合

李騰芳全輯

表

擬輔臣恭

進

太祖高皇帝

馬承天

四卷

乙

御筆批答

勅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萬曆十六年 戊子湖廣

萬曆十六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謹以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勅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寶翰昭垂啓萬世光天之治

琅函進御副九重法祖之思

手澤具存儼聲容之如在

心畫可接知陟降之非遙重十襲以珍藏謹三薰

而拜獻臣云云竊惟自古書契之興必於神明

之代綠文龜馬是開奇偶之源赤石岫屢用紀

平成之績大猷既遠小技徒工寶跗空傳赫蹠

何補漢高乎詔一帙尚珍重於隋唐光武細書

十行稍奉行於郡國龍蟠鳳翥執林僅辨雌黃

波偃露垂用府爭誇飛白臨帖勝乎棄日笑常

侍登於御牀以紙留自去年驚掌記出諸懷袖
惟 聖有作乃文在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出聖入神 經文緯武 手開宇宙
躬握璿璣迴萬象於毫端運三辰於紙上尚有金
簡玉書之字藏於石渠天祿之間大率

批荅臣下之詞與夫 告諭 藩王之詔遐荒大帥
既遙授以機宜下邑窮鄉亦曲為之經畫或席
側廟堂而風行海表或弓招巖穴而禮下隴中
以至詩句之摛成則又

聖脩之餘事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以孤騫歷茲二
百餘年尚存七十六道蓋 英謀神畧固已高
掩百王即斷楮片詞亦自前無千古在昔干戈
甫戢即為王業之成我 朝符籙誕膺方是

帝圖之治慮既周於遐邇事無間於鴻纖惟萬年之
經制不侔故五位之憂勤獨最精光布濩元氣
淋漓倬雲漢之為章配日星而並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登聖域 化優王馳不匱 孝思隆
兩宮之昂養無疆 惠德慶四海以需雲多能將聖

而益勤獨智先天而典學龍圖虎觀共儒彥以
平章東壁西清衍圖文之秘密臣等猥緣筆札
叨典樞機頃披 中禁之藏書忽覩

先皇之寶墨捧函跪發驚

御蹟之如新摺笏竦觀颯

英風其在上朱書曳電

流采成霞墨跡飛烟餘光射斗傳之奕世若天

球琰琬之留自

先朝獻之尚方如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庸申言於

末簡謹進御於

重瞳試觀今日之縹緲遙想

當時之

綸綍勅勦既定正當息馬論道之年

俊又在官豈無荷橐代言之士而

宸衷獨運

手勅親裁

高披天鏡之光

自執河魁之柄

大內靡稽留之奏

中庭無傳奉之言蓋以示長駕

遠馭之規亦以謹旁落下移之漸昔蘇軾之頌

宸翰比之慶雲甘露以熏冒乎子孫若韓琦之

進御批奉為寶劔遺弓以對揚於祖考惟茲一

得竊比二臣見雖類於管窺意頗同於筆諫伏

願置諸几席見於羨墻

會精神於文字之中

運經綸於意象之外 聖能作 明能述繩

祖武以昭示於來茲 口成言 筆成書 觀人文以

化成於天下 臣等無任瞻云

釋義寶跗 漢天子筆皆以錯寶 常侍登沐 唐太宗宴

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相爭取 天球琬琰 周太

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 天球在東序 寶劍遺弓 黃帝時鑄寶鼎成有龍

琬琰在西序 臣共攀龍髯龍髯墮 遺寶劍及烏號之弓 下迎黃帝騎而上天群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謝表

嘉祐五年

辛卯順天

嘉祐五年某月某日伏蒙

詔旨置寬恤民力司 遣臣等分路延訪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列署建官布

九重之寬大 臨軒遣使分十道以咨詢既弘損上

益下之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 息霑率土喜

溢群工臣等 云 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

野九一法本宜民周禮垂弛力之文漢史紀蠲

租之詔皆以與民休息故能享國久長繫我

昭代之興隆實邁前朝之仁厚顧 朝廷當豐亨豫

大之際 國費滋煩天下有紛華侈靡之風物

力漸絀自金縉之歲益兼土木之煩興撫字非

才催科無藝法因人立人去而法已復更賦以

事加事止而賦猶未減偽增虛額巧避微文水

旱為災既委於天行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

著之民寅緣多請寄之奸輸納有導行之費吏

呼何怒民困難蘇冷風缺畝畝之耕暑雨抱泥

塗之嘆南有箕而北有斗念此蒼生金無糜而

析無襦誰非赤子破家析產雖懷土以何安擔

地呼天欲叩閭而無力鴻鴈之劬勞如此牛羊

之芻牧謂何比後法於張弓蘇威知其難弛譬

民情以御馬顏闔策其將疲緬惟

三朝休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即一草一木亦

自樂於化日光天而匹婦匹夫或相泣於窮簷

蔀屋何意 泰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

祖宗之法則然宜 聖明之心不忍茲蓋伏遇

○○○○ 廓蓋容於天地 躬勤儉於邦家 罷

左歲月進二千緡洗瓊林大盈之陋 發內帑

歲積三百萬助金城紫塞之儲謂西北之虜患

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 國無三年之蓄士

餽千里之糧若非軫念民瘁何以輯寧邦本乃

詔計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減差繇之繁重無疆惟

恤咨稼穡之艱難

德音藹冬日之溫利事嚴秋毫之戒蓋 賜蠲給復

尚為一時暫下之 恩而分局設官遂成百世

不刊之典猶恐立一切之法難於奉行不如詢

四方之情徐為措置必其謀於邑而謀於野庶

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 遣廷臣延諮諸路

民亦勞止堪嗟養楚之謹女徃欽哉期慰黍苗

之望臣等仰承

帝簡俯愧皇華在 君父尚爾焦勞矧臣子敢辭

奔走 王言在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

心恐窮谷深山之未達務求閭閻之疾苦以副

廊廟之疇咨顧此星軺暫違日馭心有懷而靡及忠

在遠以不忘欲定惟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儻
大內之制度未節即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民力之
難堪暫從寬假旋因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
為暮四以登三豈曰用二而緩一伏願 永懷
禹儉 益普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蠹賦
難盡減姑停賦外之徵為者疾而用者舒
講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歛從薄 罷一時言利
之臣則有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足
國矣臣等無任 云云

謝恩表

為恭謝

天恩事

該臣於本月十七日具疏給假省親十九日奉
聖旨馮琦准給假回籍省親伊係日講官着馳驛去
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着限五箇月
內前來供職欽此欽遵隨於三十日報名廷
謝訖伏念臣少承父訓早被

朝榮爰從荷橐之班

掄置執籤之列未瞻咫尺何有涓埃乍驚官序之

驟遷敢意私情之 曲體當 楓陛承

恩之日適椿庭請老之時倦鳥依林方懸車之是望
慈烏反哺俾擁傳以言旋金緋爭羨其同歸銀
幣復沾乎 異數千里續食分

御府之精膠九月授衣出 天機之文綺道路侈

儒臣之寵庭闈欣遊子之還古稱資父以事君

臣獨藉

君而將父豈但千載遭逢之盛實由

九重孝治之餘情既懌于瞻雲心敢忘于向日仙班

暫遠尚思

王宸升朝清夢長懸如在

金華侍講

鶴禁行開于不日

龍顏遥祝于齊天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謝祭葬表

為恭謝

天恩事

該臣以臣父原任河南布政司右叅政今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子履患病危
急蒙

恩歸省旋以病故奏乞

卹典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題覆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仍給全葬欽此隨諫山東按

察司副使無布政使司右參議于仕廉前來

諭祭本布政司給與葬價夫匠銀三百兩臣謹叩頭

祇領如式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

三命遙領方沐

如綸之寵九原不返遂成若弁之封感

聖德之難酬痛親容之永隔了身在疚雙淚橫流伏

念臣自屢疏乞歸無程抵舍見父尚疑於夢寐

承

恩已下於雲霄自幸屬續之前猶得拖紳而受終天

永訣是臣卒命之時三日彌留皆

上更生之賜仰

皇天而上籲擇厚地以難呼遽期草土之微臣過辱

楓宸之曲軫

遣守臣而臨祭

發官帑以營塋生死榮哀泣遺

孤而欲絕春秋窀穸賁幽鬼以如存顧臣父半

世疆場未酬馬革而臣愚八年講讀空對麟編

自惟兩世之虛糜曷稱

九重之異數

予內史之假奉訣別於生前

賜京兆之阡藉光華於身後

澤深及骨感切銘心祭以大夫葬以大夫

渥典並隆于此日 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微忠難

罄于餘年惟隨薄海之民永祝

同天之壽臣不勝銜感頂戴之至

進會典表

伏以

聖有訓謨百世之章程維舊

孝隆繼述一王之制度聿新法可通于古今義實兼

乎述作昭於嗣服展也大成粵惟自古帝王之

隆興必有典則以啓佑庸以納民于軌物亦將

垂法于子孫肆我

朝會典之編實當代經邦之要規摹宏遠配唐虞之

二而成三品式詳明合周官之六而為一豈但

傳世之琬琰允稱治國之著龜顧成書於弘治壬戌之年以後科條未備續脩於嘉靖乙酉之季一時刊布未遑忽歷三朝于茲七紀歲月既久議論漸以繁多請比日滋後先不無牴牾例多沿革政或弛張官有名存而實亡事有昔無而今創苟非會其有極何以率乃攸行永惟信今傳後之規宜俟制度考文之

主恭惟

皇帝陛下範先猷而作則執大象以臨民

敬承神

禹之謨

緝熙文王之典凡

朝廷措注惟以脩舉舊章即臣下敷陳亦多按行故事謂布令必歸諸畫一斯持議不惑於二三觀乎會通徵於定保

命緝累朝之大典勒成一代之全書本舊日之彙章參見行之事例因事立類後類編年昭揭網維列款皆歸六部兼總條貫標名盡削群書經緯以朱墨而分條格若丹青之著雖編次不無詳畧而義例間有錯綜要不更其載事之文庶無

失其立法之意纂

肅皇之茂緒繼

憲廟之遺編惟

三聖之道同符故百王之法大備用之

先朝已效施之今日相安陳藝極而樹表儀如會眾

流而歸海上道揆而下法守若揭二曜而行天

遠矣貽厥孫謀昭茲繩其

祖武臣等濫叨史局稟仰

宸裁詎通左史之訓詞稍識 中朝之典故識大識

小不辭並載之煩職要職詳庶幾交脩之助敬

齋心而奏御敢拜手以數言伏願

主善為師

議事以制聲為律而身為度罔非謨烈之垂車同

軌而書同文共遵蕩平之路懸諸象魏人人覲

天子之光傳之雲仍世世守

祖宗之法臣等無任 云 云

啓

候申相公啓

頃以驕虜渝盟衝邊告急 廟畧普收於群策薦章
謬及於非才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
心知感撫臆難鼎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虜中之機
變欲陳固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固伸於知
已逃聽盈庭之議爭談出塞之師奉 社稷之寵靈
憑 廟堂之指授雖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
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之策越從款貢久戢干戈將

史之遷調不常邊備之廢弛已極剝削四出苦役百
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
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敝甲凋兵何處出車之易以
我軍之不教值猾虜之方張欲舉十年市貢而罷之
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聲虜王之罪則
助逆益堅盡罷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彼有所必爭
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絕漠之師必盡
輸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於伐謀
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內治之圖抹

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
兵寬文罔以破拘孿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
於固圉彼驕虜自頓於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亡
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
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 廟廊在功罪之外然
後能知權衡若借為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 國家
之禍人心若此政體謂何惟白日既照其精誠即青
天可徵其心事 社稷之事為重雖髮膚其可捐邊
疆之釁已開在金革而無避賊虜忍遺之 君父方

畧無踰於老臣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頗牧
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王之堅元老大臣同心乃有
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即可戰勝於
四夷之膽常寒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篇意

大意謂虜可和不可搆
當先有備而責成功

釋義

必征之策

嚴尤諫王莽伐匈奴曰
未聞上世有必征者也

虜遺君父

耿弇

伐齊帝往督之未至弇已破
齊迎帝曰臣忍以虜遺君父
先零曰無踰
於老臣者矣

無踰老臣

趙充國
自請代

易州到任候內閣啓代父

竊惟六條察郡國在十使為最先三輔衛京師視諸
道而尤重忽此塵點寔出陶堯量已滿於飲河恩實
同於酌海伏念某賦材駑鈍遭世休明驅馳障塞者
數年竄伏蓬蒿者九稔比緣廷議復齒官評不辭州
縣之勞人為有 廟堂之知己四載之內三遷其官
業已還其舊階又復移之近甸接聯孤塞控帶龍沙
愧鎖鑰之難堪去 輦轂而甚近况兒某叨陪於講
席而本職參列於邦畿濡沫相依音塵易達私情既

遂於烏鳥美秩兼得於熊魚使自為謀何以過此且
兒輩之知遇在未鳴未躍之前而本職之甄收當既
顛既躓之後兩世之遭逢已極二天之高厚難酬壯
望燕臺既收駿馬之骨西臨易水寧忘烈士之心敢
不勉思末路之難長鑒東隅之失興吏治於按部飭
武備於當關適此時和而年豐仰台相調燮之賜庶
幾政平而訟理布 朝廷寬大之條

釋義

未鳴未躍

張華見褚陶語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

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觀不鳴不躍者耳

賀張總督啓

帝眷元樞國資上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
公歸入領壯軍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恭惟臺下
德惟國基器為時棟九塞共傳其風采四夷盡憚乎
威稜瑣闥青蒲獻納夙深雨露轅門赤羽指揮如走
風霆北鎮薊門東清遼海鯨鯢之波立偃貔虎之甲
常閑周索兼戎索以相縻軍容與國容而並肅兵無
遺鏃野不鳴桴中國之氣常伸元老之猷可觀方書
庸于上考即晉秩于中樞 帝將決戰於邊陲公宜

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合有人念 祖宗設禁旅
 之屯蓋云居重肆 國家無邊烽之警漸已偷安遂
 使羽林欣飛之儔幾同灞上棘門之戲乃於本根之
 地特簡鎖鑰之臣以圻父之崇班當長子之重任暢
 宣武節峻列文昌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為心膂使
 我稱干比戈之士驩若投醪則彼彎弓牧馬之胡驚
 將落膽行可定萬世之業非徒折千里之衝某辱以
 通家芘于宸宇茲值機庭之命益隆巖石之瞻燕雀
 一枝夙藉堂簾之蔭鱗魴九罟欣看衮繡之來敢介

不腆之儀用伸未將之敬即當歡覲未既敷陳

釋義

欣飛

漢有羽林

鱗魴九罟

罟音或網也鱗魴魚之美者○詩九罟之

魚鱗魴我邁之子衮衣繡裳之子指周公也

荅王見峯啓

親舍乍歸王程旋迫忍違綵衣之適安邀纓組之榮
兼之病以愁增災緣福過杜非分之榮進即為康復
之機斂虛役之精神猶有生息之望臨岐路而却步
瞻魏闕以陳情遠屋尊絨俯為勸駕顧情本迫切病
復支離即駑馬有戀棧之情而澤雉無思樊之理細
擅廣廈方未歸而言歸滄海白雲豈可已而不已多
儀見惠用贐為辭在饋者則為有名在受者實為無
處敢附來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深徒有感愧

請余老師啓

伏以夏官之屬六十特高列棘之班魯國之士三千
夙佩菁莪之教化兩幸沾於闕里卿雲快覩於台垣
式肆初筵恭申下悃恭惟老師閣下 三朝碩彥一
代偉人鍾五嶺百粵之奇靈珠在握總七畧九流之
要朗鏡澄襟鹿洞鵝湖文采風行於海表豸冠鵲印
妖氛波偃於江南天下翕然而宗之廷中無出其右
者方旋卧龍之駕即看司馬之來當安危注意之時
須文武兼資之畧乃從泉石入贊樞機黃石韜鈴曾

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窮蕭轡之元豈但予王之
爪牙具瞻圻父亦且公門之桃李常對嚴師吹萬不
同有三如一在昔二十年之離合望粵嶺有若尼山
即今五六人之從遊侍燕臺恍如沂水爭喜德星之
聚况當湛露之初謹詹其日爰披絳帷恭迎赤舄卿
省惟月同登樞密之堂士從如雲共擁臯比之坐枉
簪紳於一日柱下彈冠落珠玉於九天席前借筋不
獨趨步為諸生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不勝立
雪之誠乃敢順風以請

修城小引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千山當虎豹
之關請恢大國之雄風永作中原之巨障欲標銅柱
先壯金城念我三齊夙稱四塞西連秦岱東俯滄溟
惟茲百雉之城近歷五龍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
瓴高屋之形拱千里之邦畿有擊拆重門之義比屋
久安於聖世震隣忽起於倭夷蠢爾匪茹掩人不備
屢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之遙夫既能輕千里而破
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彼以十萬之衆蔽海

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畫地而守餘腥難恃干櫓宜修矧茲英雄用武之區恐為狡猾必攻之地與其臨渴而掘井不若未雨以撤桑朔方城周總三垂之要領虎牢成鄭扼諸夏之襟喉盱眙守而虜騎奔青澗設而羗人服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之安危欲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控制之要在地利之可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于敬陵北莫急于山後若全齊之重險在吾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而東彼敢越名城而北蓋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執已紛披滿青

守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強固欲銷氛侵豈憚經營自軍旅之初興致徵輸之百出民既瘠矣事且紛然赤羽彫戈既徵兵于閭左黃龍青雀又轉餉于天涯况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憫勇夫重閉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於多助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况我縉紳誼當許國咨爾士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庸之費蓋此麗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利涉同資瑕則淪胥可

畏彼既狡謀于猾夏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
踞之雄則臨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即
無一朝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為礪河為
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攻九却永
固王室之藩垣七縱七擒行見海波之清晏

議

東省防倭議 與邢總督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漾瀕洞與天
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
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
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遼左
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
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

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 畿輔重地為國咽喉一有緩急連邇大震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

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無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姓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

中原添一重保障竊以為於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鞠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

乘機報讎緩之則不減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為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即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既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

空闔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
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
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
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
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
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於青
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
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
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為重鎮一定不易

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
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
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
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然當訓練土兵第
以彼為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
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為長
城耶今人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二十年
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
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違而風氣終不如

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為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於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

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臧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後客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為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

以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後同論功
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
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識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
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
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
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至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
資敵寧窳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
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
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

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
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
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
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
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
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
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
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
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輪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

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

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僮奴悍僕化為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

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

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

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脩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

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繁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晉天共後豈我東省獨為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牧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

能自給之民名為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數仞之牆何守今既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宣至贖罪宣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塊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

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勿里息熟
計其便



